

# 海口方言“呢<sub>2</sub>”的来源与演变

沈冰

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

学界一般认为标准语普通话有两个“呢”：“呢<sub>1</sub>”表示疑问语气，而“呢<sub>2</sub>”出现在叙述句中，也有两种用法，一是表示动作的持续，一是申明事实而略带夸张语气（吕叔湘，1980）。普通话的“呢<sub>1</sub>”“呢<sub>2</sub>”分别对应着海口方言不同的成分：“呢<sub>1</sub>”为“呢[ni<sup>55</sup>]”，“呢<sub>2</sub>”为“□[dɯ<sup>33</sup>/lu<sup>33</sup>]”。“呢[ni<sup>55</sup>]”可用于非是非问的疑问句中，还可作话题标记，用在主语之后、假设小句的末尾或是副词等成分之后。“□[dɯ<sup>33</sup>/lu<sup>33</sup>]”可用在叙述句的末尾表持续，而用在“倘+动”“乃+形”等格式之后作语气词，通常读成“□[lu<sup>33</sup>]”。例如：

- (1) 汝处喽呢？（你到哪了呢？）
- (2) 是汝去呢，抑是我去呢？（是你去呢，还是我去呢？）
- (3) 我处知呢？（我哪知道呢？）
- (4) 这件事呢，汝就无用察理喽。（这件事呢，你就不用管了。）
- (5) 实际呢，伊无来也好。（其实呢，他不来也好。）

- (6) 伊食糜许带□[dɯ<sup>33</sup>/lu<sup>33</sup>]。（他还在吃饭呢。）
- (7) 伊无单单解画画，倘解弹琴□[lu<sup>33</sup>]。（他不仅会画画，还会弹琴呢。）
- (8) 汝乃走神□[lu<sup>33</sup>]。（你才神经呢。）

普通话“呢<sub>1</sub>”“呢<sub>2</sub>”的各个功能在海口方言中分工明确，具体的对应关系如下：

普通话	呢 <sub>1</sub> （疑问）	呢 <sub>2</sub> （非疑问）	
		持续义	语气
海口方言	呢[ni <sup>55</sup> ]	□[dɯ <sup>33</sup> /lu <sup>33</sup> ]	□[lu <sup>33</sup> ]

关于“呢<sub>1</sub>”“呢<sub>2</sub>”的来源存在争议，主要分为：“来源相同”派，以吕叔湘（1984）、江蓝生（1986）等为代表；“来源不同”派，以太田辰夫（1987）、孙锡信（1992）、齐沪扬（2002）等为代表。普通话的“呢”在海口方言中保持着分化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史“呢”的演变轨迹。海口方言的“呢[ni<sup>55</sup>]”与“□[dɯ<sup>33</sup>/lu<sup>33</sup>]”从功能发展及语音形式上，都表明二者并不同源，但具体来源于哪个成分，至今尚未明确。我们注意到，海口方言的存在动词“有[u<sup>33</sup>/dɯ<sup>33</sup>]”的语音形式，与处所动词“伫[dɯ<sup>33</sup>/u<sup>33</sup>]”完全相同，一些语句存在歧义。例如：

- (9) 伊□[dɯ<sup>33</sup>]/□[u<sup>33</sup>]厝。（他在家。/他有房子。）

而“存在”义、“处所”义成分都具备语法化为持续体标记的语义条件（Heine & Kuteva, 2012: 451）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“有”还是“伫”，作为该成分的来源，无论从语音还是从用法上看，都很合理。

此外，普通话的“呢<sub>2</sub>”与海口方言的“□[lu<sup>33</sup>]”在分布上，也不完全一致，例如：

- (10) a. 普通话：出日头了呢。  
b. 海口：出日头喽（\*□[lu<sup>33</sup>]）。
- (11) a. 普通话：那条裙子两千块钱呢。  
b. 海口：许条裙两千银（\*□[lu<sup>33</sup>]）。

综上,本文重点的考察对象是海口方言的“呢<sub>2</sub>”(即“□[dũ<sup>33</sup>/lu<sup>33</sup>]”与“□[lu<sup>33</sup>]”),致力于解决与关注以下几个问题:(一)在功能描写与跨方言/语言考察的基础上,厘清海口方言“□[dũ<sup>33</sup>/lu<sup>33</sup>]”的来源。(二)海口方言“□[lu<sup>33</sup>]”的语气、情态意义。(三)汉语方言相关成分的类型学考察。本研究对厘清汉语“呢”的来源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。